

情感传播的原型沉淀

■ 蒋晓丽 何 飞

【内容摘要】 情感不仅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因此情感传播在不同的原型沉淀机制下往往能激活个体情感、引起情感共鸣和加剧情感张力,推动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

【关键词】 情感传播; 原型沉淀; 网络舆论

“情感是社会的多棱镜,从中折射社会事实,聚焦社会冲突,链接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的改变必然带来情感结构的变化,情感与社会结构具有同构关系,“社会结构的各种状况与主体不同情感体验之间存在着对应性、感应性。”^①情感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情感传播的独特机制。一方面,情感传播与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状态下产生的诸如怨恨、同情、愤怒等特定情感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从原型理论的视角,情感传播又与原型中蕴含着群体共享的情感和意义相互勾连和叠加,驱动着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原型的“不变”与“变”

原型一词古已有之,不同学科对原型有不同的界定,应用领域十分广泛。从词源上来看,原型(Arche-type)可译为“原始模型”或者“民话雏型”。^②在古希腊哲学中,这一语词被用来表示事物的理念本源:现实世界是理念的影子,理念是现实世界的“原型”,由此而起用了一个新的概念——理式,它主要是指万物皆有型,都是由一抽象的、最高层次的“模式”派生而来。此后,这一思想被不同学者所借鉴,并对后世原型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原型理论研究史上,对原型概念的理解主要经历了从“不变”到“变”的重大转变。荣格最早把原型研究拓展到心理学领域,并认为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主要由遗传获得,是先天的、“不变”的。他认为,人的心理结构由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组成,而集体无意识主要是人类长期沉淀下的普遍社会心理经验,这种经验逐渐成为人类的文化基因,且处于隐性状态。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作为人的“第二种精神系统”,具有在所有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和非个人性本质,不同于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情结构成,原型构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原型概念作为集体无意识概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联物”,它表示一种似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不同种类的固

定形式在人的精神领域中的存在,而且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形式,具有普遍性,是在不同知识领域中得到承认与命名的东西。^③由此可见,荣格的原型理论坚持了他一贯的主张,主要继承了生物遗传学说的理论,而忽略了原型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

荣格之后,随着不同学者对原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多数学者摒弃了他关于原型的先天性和遗传性观点,认为原型并非遗传所导致,而是社会结构压力下的历史的集体记忆和情感体验。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就认为,原型具有历史性和交际性,是社会变迁下人们对当下社会的某些集体记忆和情感体验。同时,原型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联想群。根据原型具体表现形态的不同,原型可以是常见的某些意象、人物、情境、特定主题(主旨)和叙述模式等,在特定的语境中,它们通常有数量众多的已知联想物,由于这些联想物被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成员所共知,因而它们是可以交际传播的。这一现象在当今的传媒化生存社会中依然具有普遍性:以2011年5月8日发生的“故宫窃案”为例,该案在当时引起网络舆论的持久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故宫”不仅仅是“故宫”本身,而是更多指向“故宫”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凝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并被绝大多数国人所熟知,因而有关它的任何事件,都极易引起较大的舆论关注。^④

综上,原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变迁、社会结构和情感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变形和重塑。如“红颜祸水”原型,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夏亡于妹喜、周亡于褒姒、商亡于妲己、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等皆是该原型的显现和外化。它反映了男权社会女性的弱势地位和话语权的丧失,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一种既十分依赖又深怀恐惧、既极力控制又有所期待的社会心理。但这一原型在新的时代下,特别是随着社会元语言的变迁而逐渐被边缘化,“红颜”并非“祸水”,更不是男权社会的“替罪羊”。原型具有符号性、

历史性、继承性和社会性,是一种集体记忆和情感交织起来的原初模式,可以被具体的情节和意象唤醒,赋予个别的、不同的情境以共通的意义。原型作为文化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文学艺术作品,同时也在网络舆论情感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情感传播的原型沉淀机制

文化是一个比较难以定义的概念,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于文化的定义不胜枚举。“杰斯帕认为,文化应该有三个维度:情感、认知和道德。”^⑤原型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化的集中体现,蕴含着特定群体固有的认知方式和情感体验,凝聚着特定社会文化的诸多符码。因此,理解原型即是理解网络舆论背后的文化。

1. 异项标出:二元对立模式下的情感激活

文化符号学认为,对立二项的不对称是一个普遍规律。任何二元对立文化范畴,都是在正项(非标出项)、异项(标出项)以及中项(被正项携带从而不标出项)的动力性关系中才得以体现。所谓“中项”,即两项对立中,导致不平衡的那一项,中项的特点是无法自我界定,必须靠非标出项来表达自身,因此,它对决定哪一项标出有决定性意义。二元对立概念中的一项通过争夺携带中项的意义权力,从而确立自身的正项地位,这是文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符号意义的权力斗争。^⑥以贫/富二元对立关系为例,当社会矛盾激化,“杀富济贫”作为一面道义的旗帜常常被提及,这是基于“为富不仁”的传统文化观念,中项认同贫穷,富人被标出,为行动的正义性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在贫与富的二元对立中,原型常常作为一种理论支撑被不断继承和强化,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以反复激活。这种二元对立不仅体现为认知观念上的对立,更体现为集体阶层情感上的对立,集中表现为社会底层的“仇富”社会心理即社会底层对富有阶层和个体的仇恨和敌视心理。

情感传播推动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表征为符号争夺和符号抗争的这一过程,它总是在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中展开,呈现出官与民、贫与富、精英与草根等不同领域阶层的对立。在这种颇具张力的二元对立中,舆论主体常常基于特定原型展开叙事,通过对当事人进行身份标出,从而向公众传达角色背后的社会想象,激活大众积蓄已久的情感。以近几年比较频繁出现的“仇官”“仇富”网络公共事件为例,事件的展开往往以事件当事人身份的异项标出为起点,在“贫与富”“官与民”二元对立的观念性框架结构中,基于“为富不仁”“为官必贪”的传统认知展开情感叙事。对于舆论主体而言,情感传播的要求是感性的、具体生动的,是所有参与者能够感同身受的,因此情感的有效传播要以共有的情感体验为前提。在“李刚门”网络舆论

事件中,网友“何大义工”在天涯杂谈发布的帖子《河北大学富二代校内醉驾撞飞两名河大大新区女生“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引爆网络。帖子的“富二代”身份被标出,给予了媒体、事件参与者和围观者更多的想象,在集体的叙事渲染下,这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最终被建构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事件,从而引爆网络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类事件的传播逻辑即是基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社会心理在原型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模式下来展开的。

2. 原型叙事:个体情感与原型情感的共振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通过原型来实现的”^⑦,而原型作为一种认知社会问题的文化范式,本质上就是赋予事件以意义,把个体体验的情感和意义纳入集体共享的情感和意义之中。在这一原型沉淀的过程中,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历史记忆与现实情境相结合,由此产生个体与原型情感的共振效应。这正如荣格在论述神话原型时所认为,神话原型的情境出现之际,通常伴随着特别的情感能量,如同琴弦第一次被拨动发出声响,或者一种不被察觉的力量在心中顿然澎湃。^⑧

在网络舆论中,情感传播是推动舆论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动力。情感传播基于特定原型形成叙事表层,因而具有号召力、影响力和持久力。如药家鑫案从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演变为“贫富对立”的抗争事件;夏俊峰案也从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发展成为“官民抗争”的典型社会事件,都是基于现实社会中的普遍情感体验,在事件的情感叙事中基于相关原型,从而最终完成对这些事件的社会构建,为大众宣泄积蓄已久的情感,共享新的意义提供了可能。

以近几年的网络反腐公共事件为例,如果追根溯源,其来有自。在中国文化史上,清官贪官原型是一种典型的原型形象,从社会深层结构上来说,它集中体现了封建皇权制度下的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权力失范——权力质疑——权力矫正”的叙事模式。在社会结构的压力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下,官民的二元对立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在社会结构上,可以简单分为“官民”两个对立阶层,而且“官”显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从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身份划分可见一斑。官民对立主要围绕权力的规范与滥用这个核心矛盾,如果官员掌握权力并加以滥用,那么广大民众的利益必然受损,因此官民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由此加剧,突出表现在民众对官员的愤怒和对抗上。中国传统社会,官员与百姓的对立往往酝酿一起又一起的暴力反抗运动,如历代农民起义无疑是“官逼民反”的最好例证。而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历史沉淀下的“官逼民反”的社会深层心理在现实矛盾的

发酵下,往往被无限放大,并集中以一种符号抗争的形式得以全面呈现。

3. 原型置换:从情感压抑到情感宣泄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交往及其社会组织的压力是原型发生和形成的重要社会因素,社会强制性常常以社会无意识的形式改变和影响原型的发生和更新。根据佛洛姆界定,“社会无意识”主要是指那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共通的。当一个社会由于社会结构的改变而被特殊的社会矛盾所主导的时候,这些长期被压抑的领域恰恰是该社会禁止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因此,从社会与情感的关系来看,社会是特定情感的“触发器”,它决定了哪些情感和思想能够显现于意识的层面,哪些则继续存留在无意识的层次。^⑨原型作为被构建的文化符码,固化为社会群体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并在新的社会情境下重新激活并参与现实,这一过程即是原型的置换变形,它的“本质不在于具体的叙事模式或者叙事策略的改变,而是将更多时代精神纳入其中”^⑩,建构新的价值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言语的社会影响十分重视,对符号巫术原型的崇拜深入人心。“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一言而可以丧邦,有诸?”^⑪的发问,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言语的推崇和重视。因此,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百姓言语的管理。史书记载“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语,道路以目。”^⑫由此可见统治者对百姓言语管制的严苛。但在当代社会,这一原型却受到巨大的冲击。现代民主的观念、网络的赋权机制,大众有了更多言语表达和情感宣泄的机会和自由。在“王帅发帖被跨省追捕事件”中,河南青年王帅为家乡的违法征地问题在网络发帖声援。王帅的发帖迅速引起网民“狂顶”,得到了广大网民的普遍支持,舆论风向逆势而动令当地政府措手不及,于是有了后续跨省追捕的事件。从当地政府的角度,王帅的言论足以构成“诽谤”,对政府工作造成极大的干扰,是因言获罪,是符号巫术原型的当代征用。^⑬然而在当代社会,这一原型却因为情境的变化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和情感体验。言语是人们天然的权利,言论自由不仅受到法律的保护也是现代民主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通过原型的置换,符号巫术原型下群体被压抑的情感被网民的情感宣泄所替代,网民吐槽“跨省追捕”的“奇葩”,不无揶揄地声称“小心到你家查水表!”、顶贴、评论支持王帅的行为,用言语的行动构成事件得以纠错的力量。

三、情感传播的原型功效

原型同人类交际、人类生活、人类认知和人类情感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不仅仅展现为一种文化的力量,还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的普遍社会心理,沉淀着社会群体共享的社会意义和情感联结。它能唤起某种集体认同感,是构成集体行动的一个关键要素,因而具有强大的力量。

1. 激活个体情感

原型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力量,就在于能够激活个体情感,而且这种情感体验是强烈而本能的。情感的传播过程即是基于特定原型的沉淀过程,而沉淀之后的原型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社会心理”,从而激活了个体情感。具体来说,只有当人进入一定的文化心理模式中,才会有特定的情感产生。因而一旦进入了原型“情境”,同一文化中的人们会共享一种情感体验,从而更加有利于情感的传播和接受。

情感隐藏于原型之中,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中国的抒情传统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如主题类原型,相思、悲秋、怀古等,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宗法社会下的政治体制更是对各个时代的人们形成长期的情感压抑,社会等级的森严,礼法严峻而苛刻,再加上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公,让人愤懑不堪,无处排遣。这种集体无意识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相关原型,如红颜祸水原型、官逼民反等主题原型,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体验,成为汉民族心灵沟通的媒介。以邓玉娇案为例,官员淫侮民女的固有想象无疑激活了广大网民的情感,引起了网民的同情与愤怒。这种情感不仅仅是指涉当下的,它还带有历史的情感记忆和集体心理创伤。正如有网友在自作《邓玉娇传》中写道“古有杨乃武,奇恨仍可消;传说窦娥冤,堪比小玉娇!”在网民的认知与想象中,邓玉娇已经被符号化为“不畏权贵,守节抗暴”的烈女子,成为人们寄托和宣泄情感的符号载体。而这样的原型形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它烙印在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成为激活人们情感的“催化器”。

2. 引起情感共鸣

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可以对公众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原型凝聚了特定社会群体的长期累积的情感记忆,因而其情感体验远比个体情感体验更具有普遍性、易接受性和震撼性。

通过对近年来引爆网络舆论的相关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可以发现大部分事件都是通过对原型的征用,从而激活了其中的情感能量,把一起起普通的事件演变为具有广泛社会争议的网络舆论事件。以夏俊峰案为例,这本是一起普通的杀人刑事案件,但是由于双方身份的特殊性,从而被构建为代表草根小民和“底层英雄”的弱者对以城管为符号的强权者的“正义抗争”。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在网络舆论的喧嚣中,一个

“底层英雄”抗击强权的原型形象得以彻底复活。英雄的叙事原型和悲情的情感传播主调,网民在同情与愤怒的情感中迅速自发地产生集体认同与情感共鸣,推动着事件舆论走向高潮。

3. 加剧情感张力

情感传播首先需要有一个社会结构作为支撑,这是因为客观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在情感世界的投射中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主观社会结构——情感结构。转型社会的当下中国,必然伴随着社会资源、利益的再分配,是社会各个阶层组织不断竞争博弈的过程,普通民众在社会结构的压力下,普遍存在紧张感和相对剥夺感,贫困、冲突、不公的社会遭遇由此而形成的怨恨情感不断蓄积并转化为一种负性的情感能量。这种积蓄已久的情感能量成为网络舆论中情感传播的不竭动力,并往往演变为网络舆论的情感极化和网络暴力现象;其次,情感从本质上来说它不仅仅是人的生理的刺激与反应,而更多地是社会建构的,“人们的感受是文化社会化以及参与社会结构所导致的结果”(Conditioned)的结果”。^⑭从某种意义上讲,情感应当被理解作为一种社会状态,情感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隐喻关系,社会规约着特定情感的发生,情感表征着社会现实,两者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⑮因此,情感的文化性和社会性才是它的根本属性。

情感传播通过原型沉淀能够增强自身的扩散力和影响力,加大集体的认同感和共鸣感。一方面,情感传播加剧了情感张力,主要体现为社会群体在情感的分裂与对立中所形成的紧张关系与紧张感。这种紧张关系与紧张感主要表现为情感社会分层,它是根据“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获得的资源导入情感

世界所形成的有差异的甚至不平等的一种特殊的主观社会结构。”^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网络舆论事件中,事件主体只要一旦被标上“官二代”“富二代”的身份标签,往往会掀起汹涌舆论并被广大网民迅速围观,“仇官”“仇富”的社会情绪得以蔓延和滋长,从侧面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情感分化和对抗;另一方面,在情感的张力中也必然伴随着新的社会整合的形成,网民在网络舆论的参与过程中,基于共同的情感而形成了一致的群体认知和身份符号,完成了对“草根”的共同身份的认同,建构了一个具有感性和想象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种基于话语的建构性社会结构与情感的传播相伴相生:情感传播为建构性社会结构作出了贡献,同时,建构性社会结构也成为情感背后的宏观因素。

四、小结

从广义上说,原型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结构既是心理的,又是历史的;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蕴含着丰富的群体情感和特有的群体信念,限定和规约了群体的认知方式和感知模式,因而具有特别的“魔力”。原型把个人的命运纳入集体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尘封在历史中的集体记忆与情感体验。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传媒化生存社会的当下,情感传播的原型沉淀,从而形成了特定的传播机制。分散的、原子般的个体情感在情感互动和共鸣中被纳入到原型特有的情境中,从而产生广泛的意义共享和集体认同,推动着网络舆论的产生和发展。

注释:

- ①⑮ 郭景萍《情感社会学:理论·历史·现实》,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2-93、91-92页。
- ② 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 ③ [瑞士]荣格《荣格文集》(第五卷),徐德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36-37页。
- ④ 李红、董天策《网络环境下的舆论召唤——“故宫窃案”的符号学分析》,《新闻大学》2011年第3期。
- ⑤ 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 ⑥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290页。
- ⑦ 延俊荣、戴建东《论隐喻建构的基础》,《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 ⑧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 ⑨ [美]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斯和弗洛伊德》,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 ⑩ 齐蔚霞《论现代广告的原型叙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 ⑪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8页。
- ⑫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11页。
- ⑬ 李红《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叙事原型》,《符号与传媒》2014年3月刊。
- ⑭ [美]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 ⑯ 郭景萍《情感社会分层:另类社会结构探析》,《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作者蒋晓丽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飞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国涛】